

李轻松
著

心碎

XIN SUI

春风文艺出版社



6247.5/1261



心碎

● 李轻松 著

春风文艺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心碎/李轻松著. —沈阳: 春风文艺出版社, 2001.8

ISBN 7-5313-2369-9

I. 心… II. 李… III. 长篇小说—中国—当代 IV. 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01) 第 053436 号

春风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

(沈阳市和平区十一纬路 25 号 邮政编码 110003)

阜新市印刷总厂印刷

开本: 850 毫米×1168 毫米 $\frac{1}{32}$ 字数: 260 千字 印张: 12 插页: 2

印数: 1—50 000 册

2001 年 8 月第 1 版

2001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

责任编辑: 唐惠凡

责任校对: 杨 好

封面设计: 耿志远

版式设计: 马寄萍

ISBN 7-5313-2369-9/I·2072 定价: 20.00 元

本书献给上世纪备受
损害、备受屈辱的女性，献给
那些追求理想爱情和浪漫情怀的人们

这是什么世纪，我在与谁相爱？
我自身最堕落的部分
为什么瞬间站在了高处？
我一向仇视的欲望，为什么
美到了极致，或者极致以外？
把这层卑劣的外衣撕掉，情人！
在我还没有心碎之前
让我的嘴唇触摸到你的爱情

这一刻是为了回忆而诞生的。当我们的身体里布满
灰烬，到处都是可恶的灰烬，那一刻就会被命运之手倏
然点亮。于是我们余下的生命里，慢慢地燃起温暖的火
焰……

——题记

1

A 方竹是市电台《女性乐园》节目的主持人。在这座美丽的海滨城市里，她的名字犹如海风一样吹遍了千家万户。这不仅因为她的嗓音真挚感人，充满着一种久远的回声，而且还因为她本身是一位作家，并且已经出版了好几部散文集。所以，她的节目总是高人一筹，犹如月白风清，给人一种无尽的回味。该市的人们已经习惯了在宁静的下午，手捧一杯清茶，坐在有风或无风的窗前，伴着阵阵的海涛声，一边品茗一边听她的节目。

这是一年中最冷的季节，方竹来到电台的直播室里做下午三点到五点的节目。可是她无论如何也想不到，在做完节目之后会遇上什么事情。今天是十二月五日，刚好是他三十八岁的生日。

事情来得有些猝不及防。

事实上生活中的很多事情都是无法预料的，就像方竹，这一天其实与往常并没有什么不同。她刚交完了一天的稿子，在准备下班的时候，接到了一个意外的电话。对方是个

男士，嗓音有些喑哑，给人一种沧桑感。那男士话一出口，她便感到这个男人与众不同。他说我差点找遍了全世界，终于找到了你。我希望见到你，我有话要跟你讲。你知道吗？我打了四十多个电话才找到你，请你不要拒绝，就在现在，我住在凯瑟大饭店十八层 1809 房间，我等着你。说完便放下了电话，他似乎根本就不需要她的回答，他肯定她能去见他。方竹放下了电话，觉得这个男人有些霸气，他根本就不给她回绝的机会。她很快地收拾着东西，快步走出了电台大楼。

天空下着大雪。她看着公共汽车站牌下黑压压的人群，转身走上大路，准备打的回家。她站在风雪中扬着手臂，一连站了快四十分钟都没打到车。那些出租车在弥漫的风雪中像一只只爬行的蜗牛，而且车上全都载满了人。

她无奈地扬起头，望着灰蒙蒙的天空，这时不远处凯瑟大饭店那耀眼的霓虹灯正散发出温暖的光芒。她好像刚刚想起来，原来著名的凯瑟大饭店就在电台的对面，原来那个男人是故意住进了离她最近的酒店等她，这使她心中生出了些许的感激。在这样风雪弥漫的夜里，有那样温情的灯火和一个陌生而神秘的男人，她觉得她没有理由不奔着那灯火而去，也许暖一暖已经冻僵的身体也是好的。其实有的时候女人总是喜欢不给她留什么余地，不让她选择，不让她思考，女人天生就是一些凭着感觉活着的动物。所以今天这个不知道身份和年龄的男人没有给她机会选择，反而使她感觉到一种从未有过的放松，或许见他是件快乐的事情。

方竹站在 1809 房间的门前时，并没有感到这次约会很重要。因为她见到的形形色色的男人太多了，而且她不是一个很容易与男人打成一片的女人，或许她还有些自闭，在男

人们面前总是显得过于拘束，一副女学生的样子。

当房门打开时，她看见一个十分高大的男人站在门前。他伸出宽大的手，很轻很轻地握了她细软的手。在她抬头看他的时候，她觉得他的眼神非常坚定，并且很冷，大有拒人于千里之外的架势。他穿着笔挺的西服，头发一丝不乱，甚至连他的领带和袖口都系得整整齐齐。他那张年轻的脸上有着很深的忧郁，很高的鼻子显得格外的孤独。她想他看起来比自己还年轻。

他轻声说你终于来了。她不太自然地笑笑，走进房间，坐在那把宽大的椅子上。一杯热茶放在她的面前冒着丝丝缕缕的香气，她端起来，暖着手。他拉过来一把椅子坐在她的对面，而且很近。这让她有些无所适从。她似乎从未与一个陌生的男人挨得如此近过。

他说我想过很多次见到你的场面了，都与现在不一样。

她有些好奇地问他应该是什么样子？

他没有说话，只是忽然盯着她的眼睛，似乎一下子能逼到她的骨子里去。她有些羞涩地低下了头，顿时脸颊一片绯红。是的，她已经不是少女了，似乎失去了羞涩的权利。可是她那一张不争气的脸，从不敢正视任何一个男人。她忙分散一下自己的窘态，说你不是有话要跟我说吗？

他便说我想告诉你，我是你的朋友。

她说我并不认识你。

他说那不要紧，从我第一次听到你的声音、读到你的作品开始，我就认定我是知道你的人。

方竹有些惊讶地睁大了眼睛看着他，觉得他的眼里有着一种深不可测的东西，使她琢磨不定。她低下头看着那杯茶水，觉得那茶分明很热，似乎正在蔓延到她的心里去。这时

他的声音在她的耳畔幽幽地响起：

我找了你很久了，我知道能与一个人的心灵走得如此之近，在这个世界上并不容易。我曾经想一直保留着这份美好的感觉，永远在远处想象着你。可是不甘心，这种愿望得不到实现将是我一生的遗憾。所以我来了，希望你不要见怪，我真的想看见你。很感谢你给了我这样的机会。

方竹第一次听到一个男人向她说这样的话，而且是个陌生的男人。她一时不知道该怎样回答他，只是脸红红的。现在她对眼前这个陌生的男人好像是刚刚有了一些了解，他默默地关注她的作品已经快有十年了，可以说他对她心灵的每一点激动，每一次跳动都是熟知的。这让她感到惊讶。在这之前，她认为她一直都是独自的，从未向某一个人的灵魂靠近过。她不再说话，只是听着那个男人在她的耳边低语着，他谈着她的作品，她的心灵里一丝小小的痛苦和欢乐，他都是知晓的。渐渐地，那杯热茶在她的手里凉了，她还捧在双手中。是的，在这样的氛围里，她只需要倾听就足够了，足够使她为那一份相知而感激。而在人生里面，你能有幸几次遇上一个知己？

他突然停止话头，问她你怎么不说话？

她轻轻地说我在听你说。

他说我想听你说，而且不想听你说那些精辟的论述，我想听你心里的话。

她忧伤地笑笑，说我早已过了想说话的年龄，更多的时候，我喜欢安安静静地坐一坐，最多是想一些事情。

他靠近她，说你以为自己平静了吗？

她点点头，说是的，我想自己是平静下来了。比如以前看着夕阳将要沉下去的那一瞬间，我总莫名其妙地涌满泪

水，可是现在不了，心里似乎有个巨大的翅膀，静静地伏在那里。

不，你需要把这个翅膀扇动起来，需要飞翔，你太压抑了，连你的笑容都带着一种悲剧感，为什么不让自己释放一回呢？

她有些慌乱，连连否认说不可能，我为什么要压抑呢？

我知道你会这么说，也许你连自己都不知道，你内心里饱含着什么样的激情，你懂吗？这些激情正在沉睡中，从来没有人真正地触动它。如果你将这些激情喷发出来，你不能想象那将是多么美！

她有些吃惊地看着他，一时无言。

他继续说我看你也就想到冬天的河流，你表面上是冰冷的，可是你的心里面流动着欲望，你知道吗？一个没有欲望的女人不是个可爱的女人。

可是我可爱与不可爱与你无关，你到底想做什么，难道来见我就是为了来挫败我的吗？

他有些惊惶地望着她，之后低下了伤感的头颅。她说与我无关，怎么可能与我无关呢？方竹，十年了，我在一点一滴地积累着对你的感情，从我第一次读到你的文字开始，我就认定这个女人是我喜欢的，她的一次欢笑，一次痛苦，都是那样的牵动我的心。只是我自己也没有想到我会萌发来找你的念头，而且这种念头一旦爆发，就疯长不止。我想此生如果不见到你，还不如死了。

她的心被他的话猛烈地震动。多少年来，从来没有人告诉过她有人需要她，这种温暖的情感慢慢地漫过她的心头，直逼到她的眼睛里来。她知道在她三十八岁的时候遇到这种浪漫，似乎有些不合时宜。但是这样她从未听过的话现在听

起来仍旧让人心悸。她真有些遗憾，这样的话为什么不让她在十五年前听到，就算是假的，也是好的。可是她已经三十八岁了，这真是一种悲哀。她告诉他请不要说这么严重的话，她承受不了。

他失望地说这与你无关，这是我的事，真的与你无关。

他们似乎同时发现那茶是凉了，没有了一丝热气。他们相对着失笑。他忽然想起他应该请她吃饭，她慌忙说她得回家，她儿子还在等着她呢！他说一切都已经安排好了，请你不要拒绝。说完他便穿上大衣在前面走着，而她似乎根本来不及答应或者回绝，只有跟着他的脚步。她开始有一些委屈或者是小小的愤怒，她凭什么必须按照他的安排去做？可是当他自然而然地为她打开那道门，请她出去，当他不失时机地给她一个注视或扶助，当她跟着一个风度翩翩的男人走过大厅，瞧着那些羡慕的目光，她内心里也随之升起了一种快乐，夹杂着某种惊喜。是的，今晚这个男人带给她的一切将是全新的，她从未有过的，也可以说是她内心一直默默渴望着的。

B 他们来到一座豪华的包厢里，洁白的桌布、鲜艳的玫瑰、橘黄色的灯光、似有似无的音乐，当然还有这个具有绅士派头的男人，都让人感到一种别样的浪漫与温馨。这种气氛她似乎很久都没有过了，她每天按部就班地上班下班，做饭，送孩子上下学，写稿，生活的内容永远是一成不变，使她对这种气氛感到陌生而久远。那低沉浑厚的男低音在她的耳边萦绕着，让她怀疑眼前的一切，是不是她生活里

面的，这些仿佛只有在电影和小说里才能看见。

他端着精美的酒杯，里面是红色的酒，与她频频举杯。

开始她还有些推托，他鼓励她说现在只有他和她，没有他们之外的一切，他让她忘了现实生活，只看见眼前的欢乐，并尽情地享用它。从不喝酒的她居然也一杯接着一杯地喝着，很快她感到她的头有些晕了，她说她不能再喝了。他说她喝酒的姿势十分动人。他们漫无边际地交谈着，她听见自己开心的笑声，是一种无所顾忌的笑。

你是个可爱的女人。

从来没有人说过我可爱。

他有些惊讶地问真的没有吗？一个男人懂得赞美一个女人是一种美德。

她不再说话，只是默默地喝酒。而他的目光越过酒杯紧紧地盯视着她，使她有些不敢抬起头来看他。那一刻，她真的有一些心动，她分明听见自己的心跳声和血流欢畅的回声。

他突然沙哑着问她你过得好吗？

很好，丈夫对我很好，孩子也聪明，工作也还顺心。

他追究着问，我是问你，你自己活得好吗？

她慢慢地放下酒杯，慢慢地抬起头来，之后又低落下去，不知怎么她的眼里就漫起了泪雾。在他没有问她之前，是没有任何人问过她觉得自己过得好不好，是的，没有人问她，连她的丈夫也没有问过她。她也没问过自己，她一直觉得自己过得不错。可是今晚，经这个陌生男人一问，她的眼里却莫名其妙地涌上了泪水。

为什么？难道她的生活并不像她想象的那么好吗？难道她的内心里还有什么脆弱的东西经不住他这一声询问吗？

她抬起晶亮的眼睛，对他凄然一笑，说好了，我该走了。他的眼神突然沉寂下去了，轻声问道难道不能就这样坐着说话吗？她摇摇头，站起身来，竟然有些摇晃。他及时地扶住了她，她差一点儿倒在他的怀里。她惊惧地想挣脱开他的怀抱，竟想不到她的周身有一股模糊的愿望正在向四处蔓延。是的，她可以肯定自己现在如此地渴望这种陌生男性的气息，渴望他再紧些地抱住她。可是这些渴望在她的内心里翻滚了几番便被她的理智压制下去了。她闭着眼镇定了一下自己，说她真的该走了。

男人送她到冷清的街上，她十分有礼地再次谢过了他，一转身的瞬间，她竟有些恋恋不舍。这时她是多么希望男人把她叫住，女人在这样的夜晚里，尤其是这样的风雪之夜，她的情感总是有一种莫名的失落需要弥补。仅仅是这种落雪的气氛就足以让她伤感的了，何况还有那么一份超越她生活与想象的琢磨不定的情感？她用手去抓住“的士”的把手时，竟奇怪自己的手是颤抖的，好半天才打开车门。车子开动的时候，她的眼里竟再次涌满了泪水。她在风雪弥漫中转过头去再看他一眼，这个她刚刚认识才三个小时的男人，她为什么会感觉与他相认很久很久了呢？为什么与他相别竟有些诀别般的悲伤？

C 就在今天，方竹发布了一条有关一座房子的消息。一位远在日本的小林先生寻找他父亲在中国滨市的遗骨，并特别声明他父亲对中国人民犯下了罪行，他要亲自来中国向中国人民谢罪。尤其提到了与他父亲有关的一个女人以及他

们那座靠近樱花大道的日式住宅，宅院里曾有大片的指甲花。

方竹播完这则消息时，莫名其妙地感到这座房子好像与她很熟。至少，它应该在她目前所居住的那个范围之内，说不定就在滨市保留下来的那几幢日本洋房里，当然也包括她家的房子。最后她留下了电台的电话，希望有知道内情的人提供线索。

这则消息通过电波传遍四面八方，至少有两个人内心开始翻腾起层层波涛。其中一人便是方竹的公公陈若谷。他十分清楚那个日本人寻找的房子在哪儿，目前他就是这座房子的主人。

在别墅区与市区之间的一片开阔地上，有几幢“满洲国”时期遗留下来的日本洋房。它们夹杂在高楼与充满欧式风格的别墅之间，显得有几分不相适宜。这不仅仅是因为它们的年久失修，给人一种斑驳沧桑的印象，也许还因为人们对那些独具风格的日式小楼从心底有一种拒绝。

曾经有人提出这种建筑应该从这座城市消失，事实上这里过去曾是一大片这样的建筑，它在人们的心里代表着日本，或许还有点屈辱的意味。后来它们果真被大片地推掉，代之而起的是现代化的公寓和具有欧式风格的洋楼。剩下的这几座房子掩映在绿树之中，更显得孤零，仿佛离这个世界更远更虚幻了。尽管去年秋末，市政府在整顿市容市貌时给它们涂上了深红色，但是它们仍旧没有给人们带来好感。它们像这个世纪遗留下来的伤口，让人们的眼光渐渐地回到三十年代或者更遥远的地方，隐隐地便有了一种伤痛之情。

这几幢小楼却占据着很大的空间，四面用很高的墙围着，给人一种压抑感，或许还有一种与世隔绝的恍惚感。每

幢楼前都有一个不算太小的院子，院子的后面是一大片树林，树林里有个一直遗留下来的地窖，是为了秋天贮藏青菜和水果用的。再往后便是两座孤独的坟，坟前的那座墓碑经过风雨的侵蚀，字迹早已模糊不清。而另一座坟墓则没有墓碑。现在荒草早已淹没了它们，就像它们早已湮没在人们的记忆之中。墙外，则是这座城市著名的临海大道，道两旁高大的银杏树一直延伸下去。

而道的另一面，便是市政府新修的滨海公园了。它以它强烈的海洋风情吸引着全国各地的游客。每到夏季，这里便热闹非凡。而那座高墙之内，却是另一番沉寂无声的天地了。

那几幢房子被涂上深红色，却被其中的一幢小楼的主人陈若谷固执地认为是一种天意。自从那颜色来到他的视野中，他便认为那是一种回忆的色调。有许多个黄昏，当他站在阳台上眺望西天的落日，总是疑心那落日的金黄色余晖便是满院子开得正灿烂的指甲花。在那一片花海中，他便开始对往事的漫游。五十年了，这座小楼珍藏着太多的回忆，他的生命是与之紧紧相连的。他的孙子童童自然不会理解他对这座房子的感情，包括后院那两个坟墓。

这里便是人们所说的高干楼，即退休官员的休养地。而陈若谷曾几次拒绝了给他调换住房的机会，固执地生活在这座古老的房子里。面对外面纷乱的世界，他眯着眼想着他的指甲花，不动声色。

这座院子的指甲花他也不知道是什么时候有的，总之在他一来到时，那花就开得惊天动地。至于那花海里包含着什么样的爱与仇、血和泪，他是无从知晓的。他只隐约地知道这些花与本地的指甲花略有不同，它们长得十分高大，高的

可以与人相差无几。细长的叶子在阳光下泛出绿莹莹的光芒，而那些花瓣像指甲大小，层层叠叠，娇巧可爱。花是从根底往上开的，一节一节地开上去，似乎永无止境。于是便有了我们中国人常说的“芝麻开花节节高”的意思。女孩子喜欢指甲花与美是联系在一起的。她们把花朵摘下，用石头捣碎，拌以明矾，涂在指甲上，再用指甲花的叶子包裹，用马铃薯紧紧地绑住。过了几个时辰，把这些东西去掉，那原来苍白的指甲便变得鲜红夺目，美艳照人。而明矾的作用也正是为了使这种效果能保持至少七天。而这座房子的日本主人种了这满院子的指甲花可不是用来染指甲的，他认为这种花可以给他带来阳气，并习惯在指甲花丛中做爱。这多少有些日本式的浪漫，也许在对待某些信念上，日本人赋予了它更大的精神力量。除了这些，日本军人还命仆人把指甲花的秧子及其花朵一起晒干，其花瓣作为他平时饮用的花茶，而秧子洗净，用鸡蛋炖了，让他妻子喝那熬出来的水及鸡蛋，据说可以滋阴养颜，补肾壮阳。因此他深信他能借助指甲花的精气使他的妻子怀孕。

可遗憾的是，他的妻子最终也没有怀上个一男半女，那日本军人曾多次发疯地把那些指甲花斩断。而指甲花却出乎意外地具有极强的生命力，第二年春天一来，那满院子的花便又不可抗拒地出土、长大，并开出令人心悸的花朵来。所以指甲花可以认为是性感之花。

虽然那个日本军人没有在花丛中使他的女人怀上孩子，却使一个中国姑娘在此受尽了屈辱。后来陈若谷也在花丛中与他心爱的女人延续了日本人的方式，并在指甲花丛中沾染上花朵的气息，女人喜得怀胎。不幸的是那孩子天生就是不能出生的人，后来孩子又归还了那片花海，埋在靠近墙角的